



# 我要永遠 歌頌神的恩典(上)

文／新竹教會陳梅麗見證 阮琦雅整理

我們當仰望神，一無掛慮，因為到祂跟前祈求的，必蒙看顧。

## 家族信主史

住大甲的曾祖父母婚後生下十個孩子均夭折，最後領養一童養媳也年幼離世。在這期間，曾祖父母每天折一個孩子就增購一偶像在自家擺設。於曾祖父離世後，二伯公（即羅東教會朱陽光長老）帶領曾祖母到其他教會慕道。

曾祖母在其他教會慕道的時候，每逢前往教會途中的田埂間，總聽到背後有一群馬匹的聲音逼近她，當馬似乎衝撞上她時，她設法停下讓過，不料那聲響也隨即沉寂停下，待她再度前行，同樣的狀況又重現。幾經爭戰，最後在大家的代禱下方得著改善，於是下定決心信主。有一日她煮一鍋湯圓，放置偶像面前，對牠們說，要是你們能吃，就吃吧。話說完不久，自己憑著信心，除去家中所有偶像，更在該教會受洗歸主。

二伯公在曾祖母信主後，建議她領養一對孫兒女，讓他們受高等教育，以便日後管理她龐大的錢財。這對孫兒女就是我（陳梅麗）的父母。

我的父母都接受高等教育。父親於淡水中學畢業後，進神學院受神學教育預備當傳道。擅長樂器的他，除在教會當傳道外，又兼教英籍人士台灣話，後來也教人樂器彈奏。母親則是畢業於台北醫學院前身學校的助產科。父母二人皆在淡水中學受良好教育，除擅長樂器、熟讀聖經，更是通曉英語、漢文、日文、台語和羅馬字。



信仰  
專欄

蒙恩見證



後排：陳梅麗父親、母親吳來好  
前排：陳梅麗四歲、妹妹陳華麗

父母婚後在台北生下我之後，又遷居淡水。因為家境富裕，父親又好客，家中客人長期絡繹不絕，加上為人作保，耗財多多，信仰也較偏向屬世。我四歲時，一家移居台

北圓環附近（下奎府町），在那裡我上了兩年的幼稚園。幼稚園畢業後，我入蓬萊公學校就讀（當時需上過幼稚園的才能直接上這所公學）。升入三年級，我們又遷住台北馬偕醫院附近，蓋一日式房子，在那裡，父親喜歡上種植樹木和花草自賞。經過兩年多後，父親因渴望能有更寬闊的地種植，於是再遷往士林故宮博物館稍前方，有山、有水的地方，就住在橋的左邊山。即便住處有所遷移，造訪的客人仍是不斷，但是之後因靠山的石頭屋有蛇出沒頻繁，而漸漸退去。有一回，我和弟弟妹妹在院子裡盪鞦韆時，看見鞦韆上有一條蛇——青竹絲，又在廁所看見龜殼花，此時育有五個子女的父母，也因顧及我們的安危，移遷台北大稻埕太平町四丁目一帶。

猶記得住在士林石頭屋時，我就讀四年級，從家裡到蓬萊公學校都是搭火車往返士林和雙連。由士林火車站到家還要走超過四、五十分鐘的路程，期間有一段路，一邊是座竹林而另一邊是墳墓地。我雖有神倚靠不怕竹林內的墳地，卻還是會擔心竹子叢中的蛇。有一天，在光線已看不清黑板字的時候，學校放學讓我們回家。我從雙連搭火車到士林後，走在那必經的竹子林和墳墓地路段時，天色更暗了。我拿出父親為我預備好的手電筒打算照明路徑，但是又擔心燈光驚嚇到蛇會引來攻擊，就在此刻，忽見前方有一位老公公手持一支圓形的燈，靠著他那盞燈的指引和他在我前方步步偕行，我平安的走過那座竹林。一出竹林，那老公公便閃電般消失，就如他何時出現在竹林裡我也不得而知一樣。那時我真的很感謝神的安排，讓我平安度過。

在搬遷到台北大稻埕太平町時，我已就讀五年級。父親在三十八歲，也就是我小學快畢業時，因肝病離世。因此，在受完高等科兩年教育後，不忍母親一人從事助產士撐起一家經濟，於是沒有再繼續升學考高女，乃參加煙草公賣局女工招考，感謝主，在兩千多人只錄取三人的激烈競爭中（因當時煙草公賣局的待遇非常好），蒙神賜福得以被錄取。

父親離世前，二伯公曾來規勸父親到真耶穌教會聽道，但父親一直都沒接受他的好意。二伯公之所以會堅信真耶穌教會是傳神真理的教會，是因有一次他到基隆出診，為人治療眼疾，而有機會接觸真耶穌教會，進而查考真教會的道理，確定其所傳完全依照聖經真理，便受洗歸真。之後，他更和之前原屬的其他教會做真理的溝通，最後該教會在查考真教會的道理是真之後，便歸入真教會，即現今的真耶穌教會羅東教會。

因父親離世前，賣掉了士林的住處，於是家母得在台北延平路（昔日稱太平町）租下開業處，以接生為業。二伯公每年都來探望我們，並積極向家母傳揚真教會的真理。家母起初不解二伯公為何會選擇真耶穌教會，然而母親因在中學曾熟讀聖經，與二伯公幾經談論聖經真理後，也認同真耶穌教會所傳的是真。儘管在二伯公盡心的傳揚下，母親終於開通明白，然而母親因苦於台北無人信真教會，又無奈寡婦一人實在很難勝過原屬教會的弟兄姊妹們的人情束縛，而一再遲延歸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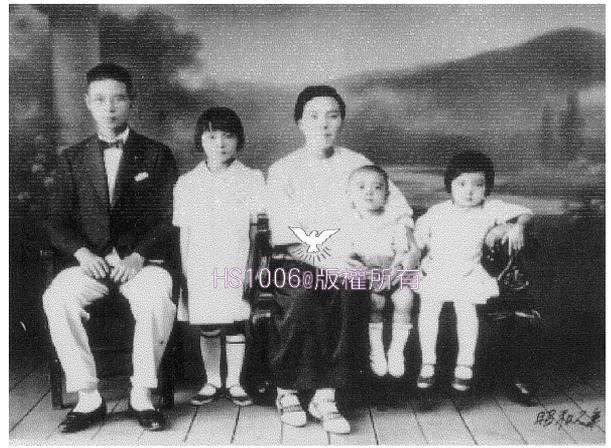
感謝神的安排，藉由一次台北博覽會，舉開為期五十日的展覽，二伯公邀請總會安排真教會信徒，包括須田長老、朱執事、王方執事、莊執事、王春雨執事、陳萬玉執事

和羅東教會的信徒紅蟬、阿環姨、阿却姨等（當時羅東和新竹已有真耶穌教會，然而夾在其間的台北尚未有，於是就由較近台北的羅東教會信徒來此），同來台北家中見證講道，家母也邀請了原屬教會的信徒前來聆聽，於是家中坐滿一屋子的人。

由於深受真理的吸引，從此大家平日晚上在我家聚會，若逢安息日，我和母親則在黃以利沙長老店的樓上聚會。在得著真理快活中，又難捨博覽會結束後的離別，已有聖靈感動的家母於是決定自己一個人要先在真耶穌教會受洗，而林嬰伯和他所邀來聽道理的郭和銅伯、以及媽媽所邀鄰近住家的其他教友，因他們是暗自來聽的，還需要時間調整。

例如郭和銅伯平日晚飯總要太太三催四請，有時還找不到人。自從來聽真理因被真理吸引，常催促太太快快備好晚餐，以便參加聚會聽真理，然而他怕太太反對所以不敢讓太太知道原因。而太太也因他反常舉止，要自己的兒子跟隨晚飯後外出的爸爸查看究竟。在如此追求真理，又苦於不知如何對原屬教會的人情做處理，兩難間只有等待神開通。

母親獨自要接受洗禮的當天，因天候不佳，我比平日提早一些出門上班。不料在走進公司大門前，公司的大門在每日播放催促上班的音響結束後立即關起鐵門，而不得進入，我只得返家。一見我回家，阿却姨（即阿却女傳道）直說這是神的美意，讓我可以和媽媽在同一日一起受洗。我到家後不久，家弟二人和妹妹雖均就讀不同學校，卻都因各自學校校務臨時動議相同的因素，宣布停課後，折返回家。一家五口（家母、我，家妹，和家弟兩名）於是得以在同一天受洗歸



陳來成、陳梅麗、吳來好、陳喜樂、陳華麗

真。當時在洗禮場的邱却女傳道開心地說著，這真是神的意思，要揀選我們一家人。

邱却女傳道在我們洗禮前見證過，曾有數次舉辦洗禮時天氣不佳，但是到了洗禮場後雨便停住，在大家接受洗禮後天氣轉好。我們受洗當天（12月4日），天氣不佳且又寒冷，但是到達洗禮場後，不但雨停了且不覺寒冷，更在我們受洗上來後也暖和起來，大家少穿了些衣物，就如同邱却傳道在我們受洗前所做的見證一般。除此之外，在我受洗後從水裡上來時，看見洗禮場一處的水是微紅，如血溶於水中，見證在活水受洗，有主的寶血洗去我們的罪，讓我們罪得赦的功效。

有了我們一家五口受洗歸真成為台北第一批蒙恩信徒後，來我們家中的慕道者增多，家中場地稍嫌擁擠時，鐵工廠主人郭和銅兄主動提供較寬敞的地點供大家聽道用。一個多月後，在蔡聖民執事不斷牧養下，又有二十三名受洗歸主。這是台北第二批歸入真教會的信徒。其中有一位林嬰弟兄，在我們一家受洗時，暗想要同我們一起受洗，於是備好衣服尾隨偷看，希望在被發現後能受洗，但是我們沒發現，所以黯然離去，等到第二批才受洗。

## 台北第一間會堂

在慕道者不斷增多的情形下，教會在台北大橋頭找到一間三樓要出租的房子當會



大弟喜樂、二弟安樂

堂。林嬰伯因憂心其原本同屬其他教會的長子林添福（即林從道長老）不願歸入真教會，而自願看顧會堂，後又全家搬入會堂，期讓長子接觸真教會明白真理歸主。感謝主，看見林嬰伯的用心，神開了他長子的心，成就了祂的盼望。

當時教會聚會多是見證和吟詩，家母也因懂樂理能司琴，大家更在琴聲中唱詩讚美神，心靈得著滿足的喜樂。

有了會堂後，傳道來講道也較方便，當時家住嘉義的蔡聖民執事有機會就會來牧養我們。家母被神的靈激動，也多在教會服事，執業的她看重神的事勝於自己的事業，在傳福音有餘空閒時，才為人接生，完全將生活交託於神。

當時我非常渴慕聚會。若無法前往聚會時，心還是會飛奔而去，無法完成其他的事。在菸草公賣局上班四個月後，邱却女傳道建議家母為了我持守信仰的緣故，不要再讓我到那裡上班。辭職後，我便在家準備助產士課程。每日早上我到產婆講習所上課兩小時，其它時間自習。助產士資格考接近時，想在家多讀一點，於是沒去聚會，但卻發現在這時段裡，我的心都在教會而無法讀書，最後我還是選擇照常聚會。恢復聚會後，我發覺利用聚會期間在家所讀的都記不起來，但是照常聚會後回家讀的全記住了，這真是奇妙的體驗。

助產士資格考試競爭激烈，能一年通過筆試和實地考試的不多，加上我比別人晚兩個多月準備，心中暗暗想做第二次衝刺的打

算，就在此時，教會有一青年勉勵我說：要考，一次就要考上。於是我除了照常聚會外，常於聚會後讀到凌晨三點才就寢，不可思議地，放榜時我真被錄取了。那一回考試，第一年就考上的只有三位——一位是日本籍，另一位來自香港，還有一位就是台灣籍的我。考試內容必須先通過初試的筆試，才可以參加複試的實地考試（即臨床實例問答操作），主審老師共有十二位，一人提問一題。能在照常聚會的情況下，通過考試，真的很感謝主。

## 台北教會初期見證略述

教會在大家同心敬拜神，神時時將慕道者加添給我們，神蹟更因著我們的信而彰顯：

### 1. 使又聾又啞的女子能聽到

有一女子因又聾又啞難以溝通，情緒也因她無法了解別人的訊息而難以控制，在家吵鬧不休，讓家人深感憂心。因此她的母親只求讓她能聽見，以便能溝通，神便照著她母親的祈求，只開她的耳，讓她能聽見，不會講話。

### 2. 嚴重氣喘得醫治

有一名員警因患有嚴重氣喘而被迫辭職，由母親照養。在大家同心代禱後康復。康復後因無法復職，轉賣杏仁茶，減去母親的重擔與煩憂。

### 3. 難產婦人得子歸主

邱焜煌一家是由高雄搬到台北的信徒，家裡唯獨妻子未信主，妻揚言要見著神蹟方願歸主。邱弟兄為了使太太能就近教會聽道，於是在台北教會旁租屋。就在她頭胎難產時，我在睡夢中被電話吵醒要求為她禱



### 台北教會邱焜煌嫂

告，奇妙的，這通電話所求代禱的事和我方才醒來前的夢境是相吻合的，在夢中我正好見一男子身穿薄外套打電話求助的情景。

孩子生下後不哭，產婦又大量失血，這一切難關都在大家同心代禱後，蒙神開路一一解決。見了這些神蹟，她便不再因信仰因素唱反調。

產後四個月，她回娘家作客，不料娘家媽媽要她拜拜，她沒拜，只將香插入香爐。回夫家後，口氣不佳的向婆婆回嘴：「沒拜，只插香也不行嗎？」話一說完，嘴巴隨即一笑便歪。婆婆勸她悔改祈求神赦免。於是婆媳同到教會參加聚會，並請大家為她（阿娥）的無知代求，同靈們便同心地在祈禱房為她代禱。就在代禱時，聖靈讓跪在祈禱房最後一排的亞拿執事（當時六十多歲），跪著靈跳到在第一排禱告的她跟前，猛拍打她的嘴巴直到禱告結束，她的歪嘴狀況方才蒙垂聽人禱告且樂見人悔改的神醫治完全。神在她身上所顯的種種神蹟，終於感動她受洗歸主。

## 婚後見證

### 1. 來到新竹教會

受洗三年多後，我年十八、九，經教會邱却女傳道介紹嫁至新竹。據了解在我嫁到新竹前，新竹教會由日籍須田傳道牧養，當時福音興旺，聚會人數百來人。然而，我到新竹教會聚會時，須田長老已不在新竹，聚會人數約只剩二十來人，這二十人中有一弟兄和一姊妹是因精神病蒙神醫治而來信主的。



三代同堂（公婆和梅麗一家）

### 2. 神看顧我們的居所

「是耶和華——你神所眷顧的；從歲首到年終，耶和華——你神的眼目時常看顧那地。」（申十一12）

初嫁到夫家，與公婆同住在一租屋裡。那是一間百年老屋，傳說是間鬼屋，無人能平安久住。信主的我們，憑著信靠神的看顧保守，一住便是二十多年，平安無事。等我們自行購屋搬遷，陸續有人搬進那屋，仍是因住不平安而無法久住。真的很感謝主，因有祂完全的看顧保守，賜予我們信靠祂的人無限平安。

### 3. 生兒育女的祈求與動亂中的平安

婚後隔年，神賜我一子，長得俊美，然而愛哭鬧，讓我這新手媽媽招架不住，於是向神禱告，以後生女兒也好，只求神賜的女兒乖巧聰明。爾後，神照我所求，讓我一連生了七個乖巧聰明的女兒。我覺得女兒已生夠多了，於是我再向神祈求，讓我再生個兒子即可，感謝神再次應允，再添我一個兒子。

感謝神，這一生共賜下九個孩子給我，並讓他們平安的長大。除三女美冷斷奶時看過醫生外，其他子女在扶養過程中都沒看過醫生，因此我才能專心從事接生的工作。

#### (1) 經歷戰前（當時稱為非常時）

當時物資非常的缺乏。儘管如此，神也

讓我在生下第二胎後，能就自己所長，開業當助產士（依當時法律規定，年滿二十歲方能開業）。

## (2) 經歷戰爭（當時稱為戰時）

開業二年後，我生下第三胎，此時戰爭爆發。由於工作職務關係，我被列為醫療團，而先生在銀行工作被列為護防團，這兩團的人員是不能比照一般老百姓去疏開（即逃難）。有一日敵軍轟炸新竹市區，我們住家前後排的房子均被摧毀，只剩我們住的這排十來戶，雖受影響尚可勉強居住。

隔街的一大戶人家，共有二、三十口人，其中三人都近生產期。我為其中一人接生後，她原本想過幾天才去鄉下疏開地避難，但我勸她不要耽延，她聽了我的勸，隔日便起身前去。另外兩孕婦苦等即將臨盆的胎兒出生。不料那生產的婦人前去避難的隔日，家中其他同躲在一洞裡的二、三十口人，均因炸彈在洞前炸開，無一倖免，全部罹難，她和那剛出生的嬰兒便成為家中惟一存留的活口。誠如《詩篇》一二七篇1節所載：「……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就枉然做醒。」這一炸，沒有公務在身的公婆，即刻帶著三個孫子（就是我們的三個孩子）前去鄉村避難。

戰時身為公務員的先生無給薪，政府僅補助每戶有限的生活物資，如鹽、豆腐以及一點點的肉等。感謝主，因當時民間的產婆均去逃命，所以得以靠著接生自食其力。

因處戰時，白日多得待在室內，就連有公務在身的先生，為了安全也只能照著每隔一日出勤的排班表，在晚飯後出巡銀行員工疏開在竹東二重埔的值勤狀況及安危。有一日，先生出巡後，深夜十一點多突然回來，

感謝主的安排，我就在先生回來後兩小時產下第四胎。產後當晚有兩名孕婦求助生產，我因自己剛生產完，實在有所不便，所以無奈將她們給拒絕。先生擔心如此下去恐難應付日後即將臨盆的婦人的求助，所以產後第三天，催我以生產為由，前去疏開地。

前往疏開地的第三日（也就是我第四胎生產後的第六天），有一三十七、八歲的高齡產婦同我在一個深井內要生第一胎，感謝主，讓我能順利為她接生。更感謝神的是，由於接生順利，因而口耳相傳，使我接生生意興旺，一直到我生產滿月止，共接生三十多名。

## (3) 台灣光復後

生產滿月後，我又得回家（不得疏開）。感謝主，再經過三個月，日本因美國在其本土投下原子彈而投降，因此戰爭終告結束。戰後人人急於重建家園，一切以經濟為考量的情況下，婦人多自行生產，因此接生生意清淡。幸好此時戰敗的日本人紛紛拍賣在台所有，準備回日本，我們便宜收購他們所有，再經加工售出（例如買布製衣、或將電器用品重新修護再出售等等），以維持生計。

如此經過一段時日，婦人多因生產消毒不全或其他原因導致死亡，或新生兒不保，於是又有人求助接生，接生生意又恢復正常，此時我們向日本人收購再自行加工的製品也剛好差不多賣完。真的不要為生活憂慮，神必看顧。

恢復以接生維持生計後，有一中國兵，是軍營營長，他的太太三十八歲要生頭胎，狀況危急，到我診所來，指著招牌上我的名字，卻要我婆婆前去為他太太接生，因我們



#### 有女初長成

後排：由左至右長女到么女

前排：梅麗夫婦、梅麗母親和公婆

在口語溝通上較困難，於是用書寫溝通，他訝異接生婆是年輕的我，而不是他自己想像中該是婆婆歲數的人。

然而前往出診時，還是難免多所掛慮，剛經歷戰爭的我仍怕擁有槍枝的軍人，不敢搭他的三輪車，堅持要搭自己專屬的。到了兵營，走過一個房間接著一個房間，大概走過了十來間，等到了最後一間仍見不著待產的孕婦，心裡甚慌，此時他又催逼我進房間，心中的恐懼再也承受不住時，感謝主，讓我看見躲在被櫥裡的她，更賜我能力為這難產的高齡產婦順利接生，他們在喜獲麟兒下，包了一個特大紅包給我作為酬謝（當時我沒自定接生費，都由個人按自己能力支付費用，從兩元、四元、六元不等，多則付我十二元；而這個大紅包是兩百元）。

光復後一年，三女（現今為石四海傳道娘）滿週歲逢斷奶期（每個孩子我都在週歲後給予斷奶），因我出診，婆婆餵食不當，送醫又遭不當灌腸，醫生研判見不到隔日太陽。那一夜，先生還是要我交託神，照常外出接生。回家見孩子雖未好轉，但命還尚存。隔日一早，先生照常上班，到銀行後他打電話回來，告知有一客戶介紹新竹大同路某醫生，於是帶孩子前往。醫生看診時說，孩子因灌腸脫水過多而導致虛弱，建議餵食蛋黃，補充養分即可。感謝主，未服用任何藥物，光餵食蛋黃，三女恢復了健康。

依當時民間迷信的看法，家中若有兩名生重病，必會喪掉一名，存活另一名。感謝

主，三女狀況危急時，先生亦為瘧疾所苦，經過禱告，他們二人均蒙醫治，並得存活。神奇妙的安排，讓我們在患難中得幫助，走過死蔭幽谷。是的，我們當仰望神，一無掛慮，將我們的重擔卸給神，因為到祂跟前祈求的，必蒙看顧。誠如聖經所載：「應當一無掛慮，只要凡事藉著禱告、祈求，和感謝，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。神所賜、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裡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。」（腓四6-7）。遇患難只要一直禱告感謝神的恩典，就會平安度過，如三女得醫治般。

除了生活上神頻頻開路賜福外，生命亦蒙神看顧。在一次左右鄰居孩子接連因病喪命中，我的孩子卻均安然無恙，蒙神眷顧，真的滿心感謝神。喪命中的一名是醫生的獨子，竟因感冒過世；另一名因蛔蟲從口鑽出，又鑽回塞住氣管導致窒息死亡，那時鄰居頻頻傳來痛失子女的噩耗，心情雖是沉重忐忑，但更是深深感謝神的保守看顧。

#### (4) 二二八事件期間

二二八事件發生時，我的四個孩子全得了麻疹，因無特效藥，於是外出拔某種青草藥草根給他們熬湯喝。採藥途中遇著一曾被接生過的婦人，她要我好好照顧孩子，並且自願為我拔那草根直到孩子出完麻疹。回想先生十二歲得麻疹導致不良於行，全家才來信主，並蒙神醫治的經過，如今神又差遣那婦人協助我，真是令我感謝不盡。

#### (5) 太平期間

「……是要叫你們在我裡面有平安。在世上，你們有苦難；但你們可以放心，我已經勝了世界。」（約十六33）。是的，危險不是光屬於戰爭時期，而是任何時候。

（待續）

